

評法批儒參考資料

湖北医学院图书馆编

说 明

为了配合我院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给全院教职工和工农兵学员提供评法批儒参考资料起见，特从今年各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法家著作译注和儒家著作批注等文章中共选辑24篇，编印“评法批儒参考资料”（另附印《三字经》等原文供批判用）。

由于选辑文章的发表时间偏早一些，馆藏资料又不甚齐全，加之我们水平很低，因此在选辑工作中，错误一定不少。请读者提出批评和宝贵意见。

1974年10月

目 录

一、部分法家、进步思想家和儒家、唯心主义思想家简介

二、法家著作译注

- 1.《商君书·更法》译注…………… (1)
- 2.荀况《荀子·天论》译注(节录)…………… (6)
- 3.韩非《五蠹》、(节选)注译…………… (13)
- 4.《盐铁论·本议》注释…………… (26)
- 5.王充《论衡·问孔》注释(节选)…………… (36)
- 6.曹操《论吏士行能令》注释…………… (42)
- 7.柳宗元《封建论》注释及语译…………… (44)
- 8.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译注…………… (62)
- 9.王夫之《秦始皇》译注…………… (66)
- 10.章太炎《秦政记》译注…………… (73)
- 11.章太炎《秦献记》、(节选)译注…………… (86)

三、儒家著作批注

- 1.《大学》批注(选刊)…………… (91)
- 2.《中庸》批注(选刊)…………… (103)
- 3.《论语》选批…………… (120)
- 4.《孟子》批注(选刊)…………… (148)
- 5.《学记》批注(选刊)…………… (159)
- 6.《三字经》批注…………… (167)

《商君书·更法》译注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说明】 这是在秦孝公主持下，一次关于要不要变法的问题大论战的会议纪要。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59年。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怕人们的议论指摘。痛斥了奴隶主贵族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反对变革，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这是一场儒法大论战，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为商鞅变法扫清了道路。

【原文】 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②，虑世事之变③，讨正法之本④，求使民之道⑤。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⑥，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⑦，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⑧，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⑨，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⑩。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⑪，有独知之虑者⑫，必见訾于民⑬。语曰：‘愚者闇于成事⑭，知者见于未萌⑮。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⑯。郭偃之法曰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疆国⑱，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①⑨}，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②⑩}。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③⑪}，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④⑫}察之。”

【注释】①孝公：秦献公子，名渠梁，用商鞅行新法十年，秦国大治，由弱国一跃而变为强国。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平画：“平”是评议，“画”是谋画。②公孙鞅：即商鞅，姓公孙，名鞅。因助秦孝公变法有功封于商，所以一般称他商鞅。甘龙、杜挚：秦大夫，当时秦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御：待候。③虑：谋虑，考虑。④讨：研讨，讨论。正法：定法。⑤使：役使。⑥社稷：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君主祭这两个神的地方就称为社稷。后用为国家的代称。⑦错：通“措”，施行。明：宣扬。主长：君主的长处，好处。⑧更：改变。⑨亟（音极）：急速。⑩殆：似乎。⑪负：违，这里是讥笑、非议的意思。有的本子作“非”。⑫知：同“智”。⑬訾（音紫）：诋毁。⑭闇：同“暗”。⑮知者：即“智者”。下同。⑯乐成：享受成功。这种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反映了商鞅的剥削阶级的偏见。⑰郭偃：传说是春秋时晋献公的大臣。⑱疆：同“强”。⑲易民：改易民俗。⑳习：熟悉。㉑故：旧。指秦国的旧制度。㉒孰：同“熟”，仔细。

【原文】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①。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②。五霸不同法而霸^③。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④；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⑥。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⑦，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⑧。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⑨，因事而制礼。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⑩。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⑪。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⑫，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⑬，循礼者未足多是也⑭。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⑮，曲学多辨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⑰。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⑱。”于是遂出垦草令⑲。

【注释】①溺：淹没。溺于所闻，指局限于自己的见闻，不知其他。②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③五霸：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先后为诸侯霸主，合称五霸。④制：受制裁受约束。⑤百：百倍的意思。下句“功不十”的“十”是十倍的意思。⑥邪：同“袞”，不正，有偏差。⑦复：重复。

“不相复”指不用同样的礼制。⑧这都是古代的传说。“教而不诛”意思是不用刑法，“诛而不怒”意思是不乱用刑。⑨当：适应。音去声。⑩器备：器械。⑪便国：有利于国家。⑫殷、夏：指殷纣和夏桀。⑬未必可非：不一定可以非议。⑭未足多是：不值得多加肯定。⑮穷巷：陋巷。多怪：即“少见多怪”的意思。⑯曲学：指见识不广、乡曲之学。⑰丧：这里是悲痛的意思，同上文“哀”字。⑱这句的意思是：对于那些拘泥于传统的世俗议论，我再也不顾虑

了。①⁹垦草令：开垦荒地的法令。

【释文】秦孝公在谋划国家的大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个大夫在旁侍候，共同研究世事的变革，讨论立法的根本原则，寻求治理人民的办法。

孝公说：“继承君位，不忘国家大事，这是君主的本分；执行法令，力求宣扬君主的好处，这是臣子应有的作为。现在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育百姓，但是担心天下的人会议论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行动迟疑不定，就不会有成就；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君上应当赶快确定变法的计划，不必顾忌天下人对此事的议论。况且有非凡作为的人，本来就会受到世俗的非难，有独到见解的人，也总是会受到一般人的诽谤。俗语说：愚笨的人在事成之后还不明白，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有所预见。对一般的人，不能跟他考虑创始革新，只可以和他共享其成。郭偃之法说：谈论最高德行的人无须附和流俗，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必与众人相谋。法是为了爱民的，礼是为了便于行事的。所以圣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沿用旧法；只要能够利民，就不遵守古礼。”

孝公说：“说得好呀！”

甘龙说：“不对，不对！我听说：圣人不改变人民的习俗来施行教化，明智的人不变更旧的制度来治理国家。遵循人民的习俗施教，不用费力就可以成功；根据旧的制度治国，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心。现在如果变法，不照秦国的旧制度办事，变更礼制来教化人民，我担心天下的人会议论君上的，希望仔细考虑考虑才好。”

公孙鞅说：“你所说的全是庸俗的话。平常的人总是安于旧的习惯，学究总是拘泥于自己听到的老传统。这两种人只可以做官守成规，绝不能和他们讨论打破常规的大事。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天下；五霸各自的法度不同，但先后都称霸诸侯。所以聪明的人能立法，而愚笨的人只能受旧法的制约；贤能的人能改变礼制，而不贤的人只能受旧礼的束缚。受旧礼束缚的人，不配和他商量大事；受旧法制约的人，不配和他讨论变革。君上不要疑虑了。”

杜挚说：“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变更旧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式的器具。又听说：效法古代不会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有偏差。君上还要多多加以考虑。”

公孙鞅说：“可是，前代的教令各有不同，我们效法哪一个古代呢？过去的帝王不相因袭，我们又遵循哪一个帝王的旧礼呢？古代的伏羲、神农重教化而不用诛杀，黄帝、尧、舜用诛杀而不暴虐，下至周代的文王、武王，都是适应各自时代的需要去立法，根据事情的 actual 去制礼。礼和法随时因事而定，制度和教令各顺其所宜，兵器、甲冑以及器械等等各求其使用。所以我说：治理天下并非只有一种道理，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王的称王，是不遵循古制而兴盛起来的；殷纣、夏桀的复灭，是不改变旧礼而灭亡的。由此可见，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可以非议；依照旧礼而不加变革的，并不值得多加赞扬。君上不当再疑而不决了。”

秦孝公说：“你说得很对呀！我也曾听说，居于陋巷的人往往少见多怪，见识不广的学究总是自以为是，喜好争

辩。愚笨的人所欢笑的，正是聪明的人所忧伤的；狂妄的人所高兴的，正是贤能的人所懊丧的。现在，即使举世的人来议论我，我也不疑惑了。”于是颁布开垦荒地的命令。

（选自《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3期）

《荀子·天论》译注（节录）

中原机械厂九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原文】天行有常①，不为尧②存，不为桀③亡。应之以治则吉④，应之以乱则凶。

【注释】①天——自然界。行——运行。常——常规，规律。②尧——唐尧，传说是上古的一个贤君。③桀——夏桀，夏朝的最后的一个君主，传说中的暴君。④应——应付，对待。治——顺从，遵循。乱——错乱，违背。

【译文】自然界的运动具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不因为有尧这样的贤君的存在才存在，也不因为有桀这样的暴君的存在就消亡。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得到成功，违背客观规律办事，就会失败。

【原文】疆本而节用①，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②，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③，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祲④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⑤，则天不能使之全；倍⑥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⑦而疾，祲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⑧，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⑨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⑩矣。

【注释】①疆——“强”的古字。加强。本——指农业生产。节用——节约用度。②养备——主要指衣食充足。动时——活动适合季节气候的变化。③循道——遵循规律。贰——违背，不专一。④祆——同“妖”。⑤略——简略，不足。罕——少。⑥倍——同“背”，违反。⑦薄——同“迫”，迫近，侵袭。⑧受时——迁到的天时，指四时气候，节气等。治世——太平时期。⑨道——行，行为。⑩至人——《庄子·天下》：“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即按照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办事的人。

【译文】加强农业生产又能节俭用度，那么天也不能使人贫困；衣食充足又能活动合时适度，那么天也不能使人生病；坚定不移地按照客观规律行动，那么天也不能使人遭到祸殃。因此，水旱灾害也不能使人遭受到饥饿，冬寒夏暑气候的变化也不能使人患病，妖怪也不能使人遭受灾难。（相反）农业荒废，奢侈滥用，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富裕，衣食不足，活动又少，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健康。违背自然规律、恣意妄动，那么天也不会给人幸福。这样，即使没有水旱灾害也要挨饿，不受寒暑侵袭也会生病，没有妖怪作祟也会遭到病害。人们在混乱时期遇到的天时和太平时期所遇到的天时是一样的，然而遭到的祸害和太平时期却完全两样。这不能埋怨天，完全是由于上面的一些错误行为所造成的。所以，懂得“天”（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的，就叫做“至人”。

【原文】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①，好恶喜怒哀乐臧焉②，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④，夫是之谓天官⑤。心居中虚⑥，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⑦。财非其类以养其类⑧，夫是之谓天养。顺其

类者⑨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⑩。暗其天君⑪，乱其天官⑫，弃其天养⑬，逆其天政⑭。背其天情⑮，以丧天功⑯，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⑰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⑱，知其所不为⑲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⑳。其行曲治㉑，其养曲适㉒，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注释】①形——体形。神——精神，指人的感情，意识。②臧——同“藏”。焉——于此。③形——指狭义的形体：手足四肢。④能——本能。相能——相代替。⑤天官——耳、目、口、鼻、形体等器官，都是生理上自然形成的。⑥中虚——指人的胸膛中部。⑦天君——中国古时候认为心是全身的主宰，控制耳、目、鼻、口等器官，被称之为“天君”。⑧财——同“裁”，制裁。非其类——指人类以外的其他物质。其类——指人类。⑨其类者——指人的生物需要。⑩天政——自然法则。⑪暗其天君——把心搅得昏乱。⑫乱其天官——把耳、鼻、口等器官的职能搞乱了，指不按它们的不同职能去使用。⑬弃其天养——放弃可供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⑭逆其天政——违背人类生活的自然法则。⑮背其天情——指好、恶、喜、怒、哀、乐无常。⑯以丧天功——丧失自然生存的作用。⑰全——保全，完好。⑱其所为——应该做的。⑲其所不为——不应该做的。⑳官——尽职的意思。役——役使。㉑曲——周遍。曲治——非常有条理。㉒适——舒适。

【译文】自然的职能既已确立，自然的功效已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精神也就随着产生了，好、恶、喜、怒、

哀、乐等各种感情、意识，也就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之中了，这就是所说的“天情”。耳、目、鼻、口、身，这些器官各自与外界接触，发挥它们的作用，但是不能互相代替，这就是所说的“天官”。心位于胸膛的中部，支配、控制着耳、鼻、口、目、身等各种器官，这就是说的“天君”。人类可以利用自然界中的其它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类本身的生活需要，这就是所说的“天养”。顺应人类需要的万物就得幸存和发展，违背人类需要的万物就受到淘汰和抑制，这就是所说的“天政”。如果把心弄昏暗了，把耳、目、口、鼻等职能搞错乱了，放弃可供人类生活需要的自然物质，违背了自然法则，而且喜怒哀乐无常，以致丧失了自然生成的作用，这就是大灾祸。而“圣人”则是使心保持清醒，正确发挥耳、目、口、鼻等器官的作用，注意满足日常生活上的正常需要，适应自然法则，正常表达自己的感情，以符合自然生成的客观原则。这样，就知道那些事应该做，那些事不应该做，就使“天”和“地”各尽职守，万物都能为人役使了。这样，办事情也就非常有条理，生活也很舒适，生理方面也不会受到伤害，这就是所说的“知天”。

【原文】治乱天邪①？曰：日月星辰瑞历②，是禹③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④，畜积收藏于秋冬⑤，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

【注释】①邪——同“耶”，疑问词。②瑞历——指历象，即关于天文岁时的自然现象，古人把历象看得很神秘，所以称“瑞历”。瑞，祥瑞的意思。③禹——夏朝的第一个

君主，历史上传称的贤君。④繁——众多。启——萌芽。蕃——茂盛。⑤畜——同“蓄”。臧——古代与“藏”字通用。

【译文】社会的治和乱是由天决定的吗？应该说，日月星等天象在禹的时候和桀的时候都是相同的，然而，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荒乱，可见社会的治和乱不是天决定的。是由于节气的变化引起的吗？应该说：农作物在春天普遍地萌生，夏天茂盛地成长，秋天收获聚积，冬天收藏贮存，这一切在禹的时候和桀的时候都是相同的，可是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荒乱。可见社会的治和乱并不是时令季节变化造成的。社会的治和乱是土地条件造成的吗？应该说，庄稼得到适宜的土地条件就生长，离开了土地条件就死亡，这在禹的时候和桀的时候都是相同的，然而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荒乱，可见社会的治和乱，不是地理条件所造成的。

【原文】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①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②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③矣。

【注释】①辍（音绰chuo）——停止。②匈匈——喧哗吵嚷的声音。③常体——常态，主见。

【译文】天不因为有人厌恶寒冷而取消冬天，地不因为有人厌恶辽远而缩小面积，“君子”不因为“小人”喧哗吵嚷而改变自己的行动和主张。天有一定的规律，地有一定的范围，“君子”也有一定的主见。

【原文】星队木鸣①，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尧②见，是无世而不常③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竝世

起④无伤也。上暗而政险⑤，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注释】①星队——队同“坠”，指陨星落地。木鸣——即社鸣。古代社庙旁有树木，鸟在树上鸣叫，人们不明这是什么原因，以为鬼神。②尧——同“饶”，偶然。③常——同“尝”，曾经。④竝——同“并”，竝世起——同时发生。⑤闇——同“暗”，昏暗。险——险恶。

【译文】看到陨星坠落，听到树木的声响，全国的人们都惊恐。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应该说，这没有什么，只是由于自然条件变化而出现的一种少见的异常现象，对于这种现象觉得奇怪是可以的，恐惧就不对了。日蚀月蚀的发生，不适时节的风雨，偶然出现的怪星，这是没有一个朝代不曾有过的正常现象。只要君主明智，政局安宁，即使这些奇怪现象一起出现，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如若君主昏庸，政局险恶，就是这些怪现象一个也不出现，社会也是不会安宁的。总之，星坠、木鸣是由于自然条件变化而出现的一种少见的异常现象。对于这种现象，觉得奇怪是可以的，发生恐惧，是不对的。

【原文】大天而思①之，孰与物畜而制之②；从天而颂之，孰与制③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④而化之；思物而物之⑤，孰与理⑥物而勿失之也；愿⑦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⑧物之所以成。故错⑨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⑩。

【注释】①大——作动词用，尊崇，尊敬。大天——以天为大，尊崇天。思——思慕，祈求。②孰——何如，还

不如。畜——同“蓄”。物畜——将物积蓄储藏。制——裁制，役使。③制——制服，控制。④骋能——发挥生产技能。⑤物之——“物”作动词用，指东西供人使用。⑥理——治理、管理。⑦愿——慕、心愿。⑧有——帮助，促进的意思。⑨错——同“措”。置，放弃。⑩情——情理。

【译文】与其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仰慕它，还不如加强生产，蓄积财物，由人自己去制裁它；与其受天的摆布而颂扬它，还不如掌握和控制自然规律来利用它；与其坐待天赐好的时机，还不如因时制宜，使天时为农业生产服务；与其靠自然繁殖而增多数量，还不如运用人的智慧改进物类来增殖；与其空想万物供人使用，还不如把它管理好，使物尽其用不失掉原有的作用；与其羡慕物类的自然发生，还不如掌握物类生长的规律，使它能够由人工来培养成长。因此，放弃人的努力而靠天的恩赐，那是不符合事物发生发展的真实情况的。

（选自《长江日报》1974年7月23日）

韩非《五蠹》（节选）注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说明】本篇是反映韩非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论文。韩非在这里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进步历史观，对儒家“法先王”的复古倒退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还根据古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阐明了符合历史发展的“法治”思想，驳斥了儒家虚伪、反动的“仁义”说教。文章把学者（儒家）、带剑者（侠士）、言谈者（纵横家）、患御者（害怕作战的人）和商工之民（工商业者），比作五种害人的蛀虫——五蠹，对他们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要求加以取缔，同时提出了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政策。韩非的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历史潮流，对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很大作用。

【原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1）}。有圣人作^{（2）}，构木为巢以避群害^{（3）}，而民悦之^{（4）}，使王天下^{（5）}，号之曰有巢氏^{（6）}。民食果蓏蚌蛤^{（7）}，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8）}，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9）}。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10）}。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11）}，必为新圣

笑矣⁽¹²⁾。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¹³⁾，论世之事，因为之备⁽¹⁴⁾。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¹⁵⁾，兔走触株⁽¹⁶⁾，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¹⁷⁾，冀复得兔⁽¹⁸⁾，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¹⁹⁾，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²⁰⁾，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²¹⁾，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²²⁾。荆文王恐其害己也⁽²³⁾，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²⁴⁾，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²⁵⁾，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²⁶⁾，有苗乃服。共工之战⁽²⁷⁾，铁鋤巨者及乎敌⁽²⁸⁾，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²⁹⁾，中世遂于智谋⁽³⁰⁾，当今争于气力⁽³¹⁾。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³²⁾。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³³⁾。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³⁴⁾。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³⁵⁾。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³⁶⁾，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³⁷⁾。

· 儒以文乱法⁽³⁸⁾，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³⁹⁾，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⁴⁰⁾，而诸先生以文学取⁽⁴¹⁾；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⁴²⁾。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⁴³⁾，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⁴⁴⁾，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